

# 贴身秘书

费云翔睁开迷蒙的双眼。

七点三十分——老天！有没有搞错？难道她不需要睡眠的吗？即使昨晚开会到今天凌晨才结束，她依然能十年如一日的，在早上七点三十分整，准点拨他的专线喊他起床。

砰——电话被他一脚踹到地上，铃声乍然歇止。

费云翔满意的拉高被子蒙住头，继续补充睡眠，然而平静只不过三秒的事，三秒后他的房门“咿呀”的开了。

“费——云——翔——”有如应声般，费云翔整个人从床上弹跳定来。

不会吧！他那个聒噪不已，啰唆程度比他母亲还强十倍的女秘书——戴晴，居然如鬼魅般出现在他的房里。

噢！天哪！他居然忘了，忘了昨夜是他自己好心，留她在这儿过夜的。最糟的是，他居然还忘了锁门，让她轻易的就破坏了他的睡眠。

“拜托！你让我再睡一会儿……”“不——行——”她俐落的回答，把他从床上死拖活拉的捉起来，“虽然现在你已是大企业家的，可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迟到呀！何况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……”噢！天哪！她又开始喋喋不休的演说大道理，他像是孙悟空带上金箍——头疼不已。

“戴晴，戴小姐——”费云翔举双手投降，“我昨晚三点才就寝，现在起床，你会不会觉得太过残忍了呢？”“怎么会？”戴晴可不以为然，还一本正经的说，“我还把整理资料完，四点的时候才阖上眼，现在还不是神采奕奕的。”“当然啰！你是怪物我可是人，怎么能比的嘛！”他无奈的呢喃说。

“喂！你说什么？”她眯着眼睨他，研究适才未听清楚的话。

“嗯！啊！没什么，没说什么。”经验告诉他，他还是老老实实乖乖起床得好，何况经过她这一番折腾，再浓厚的睡意都会消散。

“我起床，我立刻起床，可以了吧！”她没说话，但是表情上看得出来，她很满意他的“屈服”。

“你……”费云翔想拉开被单起身，但她却不识相无法会过意，“喂！小姐，麻烦你先出去，好不好？”“那怎么行，谁知道你会不会耍赖呢？”噢！她究竟是不懂还是故意装傻呀！莫非她……“好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有什么好计较的。”说完，他被单一掀，潇洒的从床上走下来。

费云翔向来对自己的“天赋异禀”是十分自豪的，然而，此刻面对一个裸身男子的戴晴，居然没有任何该有的正常反应，最起码她该脸红，而不是现在这样若无其事的盯着他瞧。

这倒使得费云翔反而觉得不自在，立即将一旁的睡袍套上身，嘴里嘟囔的说：“我真怀疑你究竟是不是女人？看到光着身子的男人，一点儿都不知道要害燥。”“那是你心中存有邪念，我可是坦然得很，何况又不是没见过你光屁股的样子，有什么好害燥的。”三年前，他们俩一同到香港出差。或许是太过疲累，费云翔居然在饭店洗澡时，在浴缸里睡着。

这事不提还好，一提起来费云翔就有气，说有多呕就有多呕。因为当天不只她，还加上十几个饭店的工作人员，一起看见他赤裸的身子，他差点没被大批人马冲过来的阵式活活吓死；而面面相觑的工作人员，差点没笑死，

当然，还包括了她在内。

“有没有搞错？又提那件事，看来我得封死你这张大嘴巴，才能确实保有我的清誉。”他挽起衣袖，一副要狠狠修理她的模样。

“云翔哥，那天我是真的吓坏了，才会向饭店人员求救的嘛！你也说过不再和我计较啦！”戴晴抿着嘴，一步步向后退。

“那是指除非你不再提起这件事而言。”“我是没提呀！全是你自己想起来的。”要把罪名全赖在她身上，她可不依。

“那也是你让我想起来的。”看来，他是非硬赖上不可了。戴晴见局势不妙，拔腿就跑。

费云翔也立即冲上前，拖回“垂死挣扎”的小妮子。

“私刑”开始，戴晴被他粗鲁的压制在他双腿上，手掌以五分力道，薄惩她的屁股。

费云翔愈打愈上瘾，毫无罢手的意思，而戴晴则是惨叫连连，苦苦哀求饶命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们的“惊天动地”，终于引起屋子里其它人的注意。

费天翔在睡梦中惊醒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跑来瞧个究竟。

戴晴见援手来到，更夸张的喊：“天翔哥快救命呀！费云翔他欺负我。”“天哪！老哥，大清早的，你疯了不成？”费天翔急忙为戴晴解开禁锢，将她拉向自己的身后。

戴晴连忙躲进“避难港”，紧抓住费天翔的腰，嚶嚶的说：“天翔哥，费云翔疯了，他说要封死我的嘴巴。”“臭丫头，有本事站出来说。”费云翔真拿戴晴没辙，好的时候喊他“云翔哥”，坏的时候就直喊“费云翔”，对费天翔撒娇的方式更是一流。

“哼！”她从费天翔身后探出头，朝费云翔做鬼脸——“我就不出来，怎么样？”“噢！真受不了你们，一大早就耍花枪。”费天翔摇摇头，转身拉起戴晴的手向外走。他永远不了解，他们之间怎会随时发生大大小小不同的“战争”？天知道，他居然嫉妒这种“战争”，握住戴晴的手，不由得更加缩紧了。

而戴晴还调皮的回过头，朝费云翔做鬼脸。

“早上你和戴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到了公司进入办公室，费天翔终究忍不住要问：“昨晚商议到三点才睡，你们居然还能在大清早就起来吵架，莫非你们是铁人，不需要睡眠的呀！”“这些话，你该去问戴晴，她确实是铁人没错。”“大哥，人家戴晴是女孩子，你多少让让她嘛！”“拜托！我已经够让她了。”费云翔放下手中的文件，申冤的说，“现在她已经是无法无天，不但公司大小事要过问，就连我的私生活她都有兴趣参与，我再让她，只怕过不了多久，我就得喊她叫娘了……”“喊谁叫娘呀？”戴晴如旋风般，突然走进办公室里，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说，“你们在谈些什么？云翔哥要喊谁叫娘呀？”“你……你怎么又不先敲门呢？”费云翔真是败给她了，说她坏话还真得随时注意。

戴晴嘟嘟嘴，转身走出办公室，随即叩响门，探进半个身子，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然后，也不等响应，便再度走进办公室，顽皮的说：“这样总可以了吧！”“你……你到底有什么事？”她真是自己头痛的起源，费云翔渴望此时能有两颗阿司匹林止疼。

“每日工作例行报告啰！没有我，你怎么知道今天该如何活呀！？”她还真是自大得可以，天知道如果没有她，他可以多活上好几年。

“那你说吧！”费云翔一脸的无可奈何。

戴晴还故意卖乖，“费云翔先生，你忘了说‘请’这个字。”“你……”他险些发作，若不是看在费天翔的面子上，一场“战争”肯定是必然的，“好！‘请’你说吧！”他加重语气。

“是！费云翔先生。”戴晴的礼貌是相互的。她立即打开行事簿，朗声念起：“首先，早上十点有场业务会议；十一点厂商派代表送样品来；十二点半与日光的何董共餐；下午三点……”说实话，戴晴虽然是啰唆且麻烦的小女人，但是处理起公司业务却井井有条，着实是位得力的好帮手，如果少了她……“我会直接将林老板送到丽安酒廊，你只需在十一点以前出现就可以了。”她简洁的阖上行事簿，“今天大概就这样。”费云翔没说话，而且眼神怪异的望着她。

“怎么？有问题吗？需要我再报告一次吗？”戴晴说着，又准备翻开行事簿。

“不！不用！”费云翔勾回自己偏远的心思，“我知道了，你可以去忙其它的事了。”戴晴点点头，然后，将手中的一小包纸袋递到他的办公桌上，“里面有两颗阿司匹林，我想待会的业务会议你会需要它的。没有其它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”说完，她便走出办公室。

有半晌的宁静，气氛似乎停留在有戴晴在的时空中。

“你瞧！她多了解你。”是费天翔的声音打破了这份沉静。

然费云翔却唐突的哈哈大笑，“我说了，她就快让我喊她叫娘了，我可有罪受啰！”是吗？真是这样吗？费天翔多渴望能拥有戴晴这份关爱之心，而她却全部给了大哥，但他却丝毫不懂得珍惜。

“好了！不谈这些。”费云翔将话题转移，“你的消息确实吗？她今晚真会参加楚家的舞宴？”“没错！我的消息绝对可靠，怎么？你也想参加吗？”费云翔站起身，望向窗外的台北市，轻笑说：“毕竟这是我多年惟一的期待。”

“费——云——翔——”戴晴僵冷着表情，龇牙咧嘴的叫嚷，对眼前的男人，她恨不得将他像小鸡般捏死在手中。

她认为自己还算是够给费云翔面子了，为防止其它人耳闻，她还确定大门已阖上锁定后，才爆发心中的不满。

“你说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究竟想怎么样？”噢！天哪！可别又来了。

她，眼镜一推、左手往腰上一扪、右手指着他的鼻子大骂……多么熟悉的画面呀！这种情形，一星期总要发生个两至三次，咄咄逼人的训斥常令他头疼不已，偏偏每次又都是她有理，而自己只有认错道歉的份。

但是，究竟谁才是老板呀？全世界大概惟独她戴晴，敢如此对他叫嚣。堂堂费氏企业的董事长、计算机工业的巨子、最有实力和潜力的天才型企业家，多少男人羡慕、女人爱恋的奇男子兼单身贵族，居然会让下属骂得像一只狗……噢！谁会相信这是事实呢？自己必须给予她一点“教训”才行。

“戴晴，戴——小——姐——”费云翔也依样画葫芦学她的口吻。

“如果你心平气和的说，我会很感激你的……”噢！自己干么要低声下气？他转声不耐问：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什么事！？”戴晴不可思议的喊。

他居然表现出一副无辜、毫不知情的模样，这下子更教戴晴恼火了，倘若他能表现出一点歉意，她或许可以考虑原谅他，但是现在，门儿都没啦！

“费云翔，你太过分了，明明说好十一点前赴香港林老板的应酬，昨晚你为什么没出现？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处在一堆男人中，不但要想尽办法和对方谈妥生意，还要不让他们把我也当成酒廊的公关，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！”她气急败坏的陈述，视眼前的男人为“凶手”。

“你是忘了有这应酬，还是……还是存心耍我，要我出糗？”她不想做这样的猜测，但是她可不相信他是个记忆差的人。

“交易谈成了吗？合约呢？”费云翔气定神闲的问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戴晴为之气结。

他居然不理睬她的质疑，心里只有生意、只有合约签成与否？完全不在乎她的感受。

“合约在这儿，全都给你！”她一古脑儿的将手中所有的资料抛往他偌大的办公室上，然后气呼呼的说：“成交了，价值五百万的合约书，你十只手指等着慢慢数钞票吧！”说完，她一刻不留就朝大门走，边走还不忘再骂：“大混蛋费云翔，超级大混蛋……”“晴晴——”晴晴是她的小名，全世界大概也只有费云翔会这么叫她，且往往是在他认错的时候，偏偏她最受不了的，就是他这样的柔声呼唤，那会使她产生错觉，一个始终是梦的幻想。

戴晴伫立在门前不到十公分的距离，两手已经攀上了门把，却在他魔音般的呼唤下，放弃离去的念头，等待他的解释。

“他们有对你不礼貌、不规矩吗？”他问。

她摇头，立即摇头。

“是嘛！想当然是不可能的事……”戴晴最讨厌他的，就是他的自以为是，那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，好象早算准没男人会对她产生兴趣一样，说得好似她太过于小题大作，她讨厌那种感觉，那种不受重视的感觉。

但费云翔却无视于她内心的感受，仍旧继续说着不中听的话：“虽然林老板喜欢在酒廊这类声色场所中谈生意，但是他可是很讲究品味的。你放心，你绝对不是他要的那一型……”“费——云——翔——你……你什么意思？”她的唇因愤怒而颤抖，语不成调。他实在太过分了，不关心她的安危也就罢了，为何还要故意的讥讽、刺激她呢？若不是强忍住泪水，只怕她那张著名的“铁板脸”早就崩溃了。

“你若想请位如花似玉、一等一的大花瓶来做你的女秘书兼特别助理；我乐意成全你。”费云翔也索性说：“你的提议不错，值得一试。”“你……算你狠！费云翔，本姑娘我——不——干——了——”门打然开启，碰然阖上。就像画面回放，他们俩的争执，常常在戴晴一声“姑娘我不干了”的情况下结束。

然后，第二天，戴晴仍旧生龙活虎的准时上班，好似一切的争执都不曾发生而费云翔也未曾对她以下犯上的行为，做过任何惩罚性的裁决。

当然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们之间又会产生新的争端。他永远习惯性的“犯错”，引爆她的脾气；而她永远是直来直往，对他丝毫不懂得“客气”。

“哥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又惹戴晴生气？”看见气呼呼的戴晴冲出办公室，费天翔立即跑来兴师问罪。

费云翔无可奈何的摊摊手，“这是她的习惯，你不知道吗？”“人家

是……”“我知道，人家是女孩子，该让让人家，是吧？”费云翔抢在费天翔前头，把他要说的话先说出来，并且很不以为然的说：“你就不能换个台词吗？让女人也得看是哪种女人，像戴晴这型的，她不欺负我，我就很阿弥陀佛了。”见他大哥措辞强硬，费天翔也无奈的摇头：“你倒是说说看，这次你们又为了什么事情而吵？”“这次……”费云翔想了想，还没说出口就先呵呵的笑起来，“这次……这次是我故意整她的。”“故意整她？”费天翔十分讶异，他大哥向来行事拘谨，实在不像是会整人的人，“你怎么整她？为什么整她？”“其实也算是巧合，昨晚我刚好有事，所以让戴晴独自应酬香港林董的生意……”“什么？你让她一个人代表公司去酒廊应酬！”费云翔点点头，笑嘻嘻若无其事的说：“没错！”费天翔却认为事态严重，“大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在商场上，谁不知道林董是有名的好色之徒，只要是女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吃豆腐，你怎么可以让戴晴去受他的欺负？”他愈说愈打得愤怒，愈想愈觉得不安，“难怪戴晴会这么生气，不行！我得去问问她，问她究竟有否被……”费天翔的话愈说愈细碎，一心只想当面追问戴晴本人。

费云翔一个箭步追上前，拦下他的去路，“没有，他没有欺负她。”费天翔气愤的甩开费云翔的手说：“我怎么能相信你这个帮凶的话，我要戴晴自己亲口说。”费天翔执意要出去找戴晴，然而费云翔却不肯放人，百般阻挠他的去路，“我是不想害你，这会儿你去找她，也只有被骂的份，何苦来哉呢？”“你说得倒很轻松，好歹戴晴她总是你的职员，你不保护她反而还害她，现在更表现得很乐似的，真不知你存的是什么心？”“你表现的却异常愤怒，又是为了什么？”费云翔带着深究的眼眸看他。

“我当然生气，只要是人都该生气，你若不是我大哥，我早把你痛打一顿。”他侧身闪开费云翔的阻挠，“你走开，倘若你再拦我，我也顾不得你是我大哥。”“你喜欢她，是吗？”费云翔果然不再拦他，却十分唐突的冒出这样的话。而费天翔像是被雷电给击中，整个人傻住了。

费云翔缓缓走到他面前，嘴角泛出一丝令人难解的笑容，“事实上，你已经爱上她了，对不对？”“别胡说！”费天翔用手甩开遮住眼的发丝，“这是两码子事，你别把事情给扯远了。”“不！这是绝对有关联的，试想我怎会伤害我自己弟弟所喜欢的女孩呢？”费天翔不解的看着他，仍旧心存疑虑，“可是，你又说……”“我和林董事前通过电话，把合约内容详细的商讨过，我还特别交代戴晴是我的私人秘书。”“就算是这样，也不能保证……”“你放心，如果真有什么，戴晴不会和我吵架，而是和我拚命。”费天翔前后想想，慢慢觉得他大哥的话有些道理，虽然心里仍然有些许埋怨，但是内心的冲动不平却大为缓和，他一古脑儿坐进偌大的真皮沙发里，埋怨的说：“这一点儿也不好玩，真不知你哪来的兴致？”费云翔潇洒的摊摊手说：“起码我的确整到了戴晴，她哇哇大叫却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，让她尝尝咬牙切齿的滋味，真是挺过瘾的，何况，我也因此知道你的确钟情于她，收获实在不少。”“大哥，别拿这事开玩笑，要是戴晴知道了，以后我们会很尴尬的。”费天翔表情显得失措，费云翔安慰的拍拍弟弟的肩膀，也坐进沙发，“两兄弟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，大哥又不会笑你。”“可是……她……”费天翔支支吾吾，内心几经挣扎，最后终于坦诚的说：“是！”

“我是喜欢她，可是，又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？”“你放心，我对你很有信心。”费云翔对弟弟向来满意，从小念书到出国取得学位归来，天翔一直都是最优秀的，天翔不像自己，他一直都是帆风顺，谈感情自然也不

会例外。

“积极点，要不了多久，你们就会恩恩爱爱的腻在一起了。”“可是……可是，大哥，你不觉得戴晴似乎特别喜欢和你抬杠……”“何止是特别。”他不等弟弟说完，就立即表达心中的不满，“她根本就是我命中的克星，拜托你加紧速度把她给制伏，早点解救你大哥我。”“我指的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……我的意思是……”费天翔又是一阵支支吾吾，“我是说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戴晴她中意的人是……会不会是……是你呀？”“哈！开什么玩笑。”费云翔表情惊讶的立即否决，他站起身走向办公桌，“我哪受得了她那多变的怪脾气。”他拿起桌上的空杯子，“你瞧，我好歹是老板是她的顶头上司，发薪水请她工作的人咄！她小姐一不高兴，我连杯白开水都没得喝了。”他把杯子放回原位，“你可别再说这种话来吓我，这可真是我听过最恐怖的事情了。”“大哥……”“这世上大概只有你能忍受她。”费云翔继续说道，“何况……何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事，我的心里另有他人。”“你是说苏媚。”费云翔点点头，“除了她还会有谁？”他的眼神有些迷蒙。

“可是她不是已经……莫非你昨晚是去楚家参加舞宴，你见到苏媚了？”他再次点头，“她和十年前一样，一点都没有改变，还是那么漂亮动人……”“所以又把你的心给迷住了。”费天翔极小声、极小声的说。

费天翔对苏媚半点好感也没有，那么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，大哥竟会看不清，甚至十年来只钟情她一人，难道他忘了当年苏媚给他的伤害、给他的痛。

“是呀！她老公这么有钱，只要花点钱保养美容，她永远都可以是最佳女主角。”费天翔不屑的说。

“她离婚了。”费天翔十分讶异他大哥的话，但随即又悻悻然的说：“挺聪明的嘛！相信一定削到不少赡养费。”“她不是这样的人。”虽然费云翔极力维护，但是在费天翔的心里，永远无法忘记苏媚曾使他的大哥成为一名酗酒的酒鬼。他哼声的说：“在我的心里，她和魔鬼没两样。”费云翔却叹口气说：“当年的事，我也有错。”噢！老天！他可以确定自己这个大哥已经无药可救了。居然到现在还为苏媚袒护到底，说出这么愚蠢的话。

“当年你没名、无钱无势并不是你的错；她甘愿为钱嫁入豪门，舍弃和你十年的情感，这也不是你的错；如今她离婚，更与你无关，我可不希望你的脑袋里有任何想帮她，或者想……想和她再续前缘的想法。”“天翔，我以为你了解我。”“唉！我就是了解你，才会这么提醒你呀！”费天翔烦乱的搔弄头发，“早知道会这样，就不该把她的消息告诉你，我真是个大嘴巴。”“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一定要让她再回到我的身边，无论要付出任何代价……”费天翔冷哼一声，呢喃的说：“以你今时今日的身分地位，只要一招手她就会来了，只可惜代价是你所有的身家财产，唉！真是人财两失哦！”“昨晚我们谈得很愉快……”“那当然，如果我眼前摆放一堆数不尽的钱，我也会笑得阖不拢嘴。”费天翔的神情满是不屑。

“她现在开了家珠宝店，不过打算在近日结束掉……”“唉！完了，看来苏媚也很明白，她钓了个大凯子。”费天翔不以为然的说。

“她有意思来公司帮我……”“厉害！下手真是精准又快速，我……啊——”费天翔在一连串咕噜自语后，突然发出惊人的惨叫声，“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说什么？她……那个苏媚，她要进公司做事，你要让她进公司做事！？”费云翔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还笑着费天翔的夸张，“这有什么？反

正我也需要有个人专门来替我冲茶倒咖啡。”“这些有戴晴呀！不都一直是她在做吗？”“她呀！”费云翔再次拿起空杯晃了晃，揶揄的说：“我得在自己渴死前，找到一个真心愿意为我做事的人。”“你这么说戴晴，太不公道的了。”费云翔笑了笑，“当然，我不是否定戴晴的工作能力，我只是想，或许该让戴晴成为你的私人助理了。”“我倒觉得你是在利用我，好摆脱戴晴。”费云翔又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“怎么说都好，总之皆大欢喜、人人满意。”

## 2

眼前的她，真会是今天早上口口声声高喊着“不干了”的戴晴吗？这下子，费天翔真的不得不佩服他大哥对她的了解程度。

犹记得她不可遏止的愤怒，而自己还着实将她的话当真，整天提心吊胆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，惟恐稍一不注意，她便从此在他的眼前消失，结果呢……在这深夜时分，办公室里自然早已空荡，而她却还全神贯注的敲打眼前的键盘，在一旁的列表机不停的发出“哔、哔”声响，一张张新出炉的文件资料，也整齐的夹放进每个资料夹中……费天翔摇摇头轻笑，内心揶揄自己曾有的担忧。呵！谁会相信这个小女人的愤怒，在转瞬间就能化为乌有，还聚精会神的为公司卖命。

他慢慢走向她。戴晴鼻梁上的黑框眼镜，遮挡不住她深邃的瞳眸，她认真的神情反映在计算机屏幕上……他想，她吸引自己的大概就是这股神情吧！

那也是她给他的第一印象——认真。

三年前，他自美国归来，她……“天翔，我知道你在后面，别鬼鬼祟祟的想吓人好吗？”他的思绪一下子跳回现实。

戴晴已转过身子取下眼镜，睨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她说：“你究竟想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？”“你呢？”费天翔反问。

她不感意外，马上接口说：“我不一样，我有工作得处理，必须待在这儿。你呢？你不是早该回去了吗？”费天翔眼睛一亮，“你在注意我吗？”戴晴的反应倒不大，她伸伸懒腰，缓缓转回身子，眼睛和双手再度回到屏幕和键盘上，表情冷淡的说：“我只是注意我的周身安全。”他叹口气，原有的期待霎时冷却，“如果你真注意安全，就不会允许自己工作到这么晚。”她轻笑没说话。

“你是默认我的话吗？”费天翔追问。

“如果你现在就能回去，我的工作就能提早结束。”他是明白她的语意的，但是，他绝不允许自己因此感到气馁，尤其面对一个令自己心动的女孩，他谨慎的要求自己得慢慢的使她接受他的爱。

“谁教我也是公司的一员，我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送你回家。”面对他的执意坚持，戴晴索性放下手边的工作，“如果是这样，我可以放下一切，现在就立刻回家去，谁也不耽误谁。”她说到做到，伸手关闭运转中的计算机主机，机声立即乍然歇止，使原本静默的办公室更流一份冷寂，而她开柜归档所发的声响，听来也就格外清晰。

“戴晴，你不需要这样，就让我送你回去一次，有什么关系嘛！”费天翔

突然抓住她的手，戴晴因这突兀的举动而吃惊，回头望见他的失望，勉强的一笑置之，在不再伤害他的情况之下抽回她的手。

“你知道，我一向独来独往，不需要别人送的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！”唉！她总是忽冷忽热。为何此刻，她就不能像昨晨一样，紧搂着他温柔娇嗲的喊他“天翔哥”？她总是在最需要放松的时刻，表现得拘谨不苟言笑，一如现在的她，就理智得令他无可奈何。

连自己那个对情感向来迟钝的大哥，都看得出他对她的情意，难道戴晴真是毫无所觉吗？“戴晴，我……”“我知道你是好意。”她轻笑，挥挥双手打断他的话，“但是，我习惯自己一个人回家，这次也不例外。”虽然她的面容略显疲惫，却仍然美丽。

是的，在费天翔的眼中她是美丽的。虽然，她总爱把自己装饰得和她的年龄一样——二十六，甚至是过分的老成；虽然，他总试图去改变她的刻板，因为他清楚她有一颗热情、青春的心灵，但是，每当他想往前向她靠近时，总发现她离自己是更远了。

“难道就不能为我开例一次？”他干脆直接表示。

“不行。”戴晴毫不考虑就回绝他的请求，拿起皮包和些许文件，笔直走向大门。

突然，她又转回身子，轻快的说：“不过，你倒可以送我到楼下。”费天翔深深叹口气，真想一眼看穿她心里所思所想，当然，他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，他只能拿起自己的外套跟上她的步伐。

这幽暗的小路，戴晴再熟悉也不过。她喜欢独自品味冷风贯穿四肢冰凉的滋味，看着自己在昏暗街灯下的独影，像是被全世界遗忘抛弃的孤寂，偶尔夹杂几许沙沙树丛声，或者是远处飘来的花香……终于，她的脚步停在一幢日式小平房前。

大概谁都料想不到，她住的地方就在公司后面的小巷子里。一条马路就鲜明的画分出两极世界。谁都很难想象，眼前拥挤窄小的住宅区，在转弯后就是一幢幢高楼林立，科技前卫的商业区。

戴晴手中的钥匙尚未转动，大门便自动开启，她略微吃惊的向里头望去，立即看见房东太太双手叉在腰上，一脸的不悦。

“萧太太，这么晚还没睡呀？”她细细的问道，缓缓的走进小小的庭院，轻轻的阖上大门，一切只因夜深人静，而她不愿再惊动到更多的人。

而房东太太却不这么想，她扯开喉咙失声的说：“你也知道很晚了吗？拜托你告诉你那个继母，三更半夜就别打电话吵人，一个晚上四、五通，孩子好不容易哄睡了，就让电话声给吵醒了……”噢！又是月初了吗？她居然粗心的忘了。戴晴暗暗斥责自己的大意，也很抱歉的说：“真抱歉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。”房东太太冷哼一声，自顾自的走向屋子，或许是怕再次吵醒孩子，房东太太音量自动降低许多，还不忘对她说：“关门声轻点，别又吵醒我家的小祖宗。”戴晴没作声，只想早点结束这场“无奈”，关上门她立即走向自己的房间。

“等等！戴小姐。”大概是心急，房东太太忘了降低音量，然后又急速的调整回去，低沉的说：“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戴晴转回身望向她，“什么事？”“这个月房租开始多加五百，别忘了。”她说得就像是再次提醒戴晴一般，一种命令且霸道的口气，丝毫不容许有转圜的余地。

“房租不是才加过吗？为什么……”“那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。”房东太太又开始失声说道，“才二千块，又包水电又包瓦斯，没有地方比我这儿更便宜的了，你也可以不租，反正想租的人多得是，我是看你租了这么多年又好相处，才意思意思加个五百块，你到这附近打听看看，有没有像我这么好的房东……”“好！好！我知道了，明天早上我就把房租拿给你。”戴晴不再作任何抗议，轻快走向自己的肩间，将房东太太的刻薄和唠叨统统关在门外，她深深吸口气，缓缓吐出心中的沉闷，慢慢才感受到，自己的知觉仍存在着。

天知道，她确实是贪这儿房租便宜，离公司又近，一个月的确可以省下不少的开销。

虽然这房间是又小又阴暗，然而窗外的鸟语声能令她心情开朗；虽然房东太太既刻薄又霸道，可是她能在这小小空间拥有自己……但是，自从房东的大女儿发现她是在高级大楼里上班后，一切就无法再乐观看待。

就拿最关键的问题——房租来说，半年内就调升了两次，她怀疑以房东太太索求无厌的个性，自己还能在此居住多久？一旦搬离这儿，不外乎又是一笔额外的开销，而她的薪水大半寄回家后，其余支付现在的生活已很拮据，往后……唉！为何处理公司的事都能有条不紊，一旦想到自身的问题，就不知如何是好呢？戴晴重重的叹口气，然后又苦苦的笑。

这或许就是她的命。是呀！自己不是早就已经认命了吗？再苦再难的事，不都一遇上、一一克服了吗？何以今天的愁苦，自己就无法面对了呢？犹记得妈妈在她耳边萦绕的话语——“晴晴，你是妈妈最心疼的小宝贝，我要你永远快乐无忧。”八岁的小戴晴是快乐无忧的小天使；爸爸戴正丰成功的事业，让她拥有最优渥的生活环境；妈妈宠溺她，陪她上学、陪她练琴、陪她跳舞、陪她游戏……只因她是家中惟一的宝贝。八岁的小戴晴从不曾独眠，总在妈妈暖暖的怀中安睡到天明。

然而……她九成，妈妈死了。

戴晴永远记得那一幕情景，妈妈躺在染满鲜红血污的床上一动也不动。

那天，刚好是戴晴九岁的生日，所有同班的小朋友都要到家里的别墅为她庆祝。但是，小戴晴却等不到妈妈来接她，回到家，妈妈已经割开两只手腕，鲜血流尽而死，而她听见的，只是自己一遍又一遍的尖叫声。

没多久，戴正丰就娶了新太太贺子玲进门。

看到新妈妈挺着肚子进门，小戴晴恍然明白妈妈的死，为的就是眼前那微凸的小腹，她发誓要恨爸爸一辈子，并且诅咒他们今生今世永不得安宁，无论要她付出多少的代价。

而诅咒也果真灵验了，两个月后的某个午后，贺子玲爬上高处拿东西，转身时赫然见到小戴晴的一双怒目，惊吓的从高凳上跌落。一场急救后，命总算捡回来了，却从此再也无法生育。

面对妻子的指控，戴正丰再也不能掩饰自己内心积压多年的愤恨，而小戴晴不愿认错的倔强，终使他爆发最严厉的怒火，而戴晴也万万想不到爸爸会因此而脑溢血，从此半身不遂。

戴晴每每想起，都会禁不住冷颤，耳里萦绕的尽是爸爸的痛陈，手臂上还能隐约的感受到疼痛……对！那天戴正丰像发了疯一般，紧紧揪住她的双臂，瞪大的双眼充满了血丝，对着她狂吼：“你已经抢走你母亲对我所有的爱，为何还要毁坏我仅有的快乐呢？她为了你，不愿再为我生个孩子，而你又扼杀了我的孩子，难道我前世是欠了你们母女俩，所以今生得如此背负

这样的罪……”她终于明白爸爸面对她时，为何总有着歉疚和怨恨与冷漠的复杂表情；她终于明白爸爸为何会有外遇，妈妈为何选择自杀结束生命，而这一切都因为她——戴晴。

因为有她的存在，使一对原本甜蜜的夫妻失和、使一个原本和谐的家庭破裂、使一名力求补偿的男人再度心碎、使一名做爸爸的人得恨自己的亲生女儿……一切都因为她，全是她的错，她根本就不该在这世上出现，然而她却依然存在，而所有悲剧也一一衍生，眼前瘫痪的爸爸，不就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吗？一旁的贺子玲拚命哭喊：“唉哟！我真是命苦呀！原以为从此好命可以享受，谁知竟是嫁了个短命鬼，你死了倒也一了百了，这样半死不活的岂不折腾人……”冷不防，贺子玲一把拉住戴晴的长辫，便把她拖到戴正丰的眼前，“你瞧！瞧瞧你的好女儿，她不但让我做了活寡妇，就连想改嫁也给我断了路，有谁会要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呀！”她一阵怒吼又是一阵哭泣，“好！你不说话没关系，戴正丰你不会管教女儿，我替你管教。”小戴晴瑟缩在一角，任凭她扭捏打骂，一句话也不吭，心里认定这一切就是她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

戴晴倚在窗边，手不自觉地伸向左额，触摸隐藏在那里的一道不太漂亮的疤痕。虽然，昏死过去的她差点因此丧命，却始终坚称身上所有的伤是跌倒所致，但是从此她也清楚的知道，她再世不欠贺子玲什么了。

庆幸的是，戴正丰庞大的事业没有使她破散的家面临绝境，一切的医疗费、复健费和平日生活等等庞大开支，都能正常支应不虞匮乏。只是，戴正丰愈来愈消沉，复健工作又无任何进展，躺在床上的时间也就愈来愈长，然而，戴晴从不放弃任何挽救父亲的机会，无奈戴正丰对她的态度日趋冷淡，加上继母三不五时的冷嘲热讽，父女俩的关系更加恶化。

何其不幸的是，财务危机终于出现在戴晴十八岁那年。营运向来正常的公司，突然间出现财务危机，紧接着就宣布破产，戴晴不明了问题出在哪儿，对危机也丝毫帮不上忙。眼看着公司结束，偌大的家业被查封拍卖，她惟一能引以为傲的家世，忽然间从她的生命中剥离消失。

更可悲的是，她还来不及悲悼自己所失去的，就必须面临经济生活的窘迫问题，当时她只不过是名高三的学生，庞大的医疗费和生活费顿时成为沉重的天文数字，压迫得令她难以喘息。

结果，她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，依从了贺子玲的计画，和有钱的男人交往，说的明白些，就是做男人的——情妇。

喔！不！她答应过自己，要将那段过往彻底的忘记。那一段曾经使她沉沦、麻木活过每个明天的日子，更是使爸爸二度中风的导因……戴晴慌乱的摇头，像是要将脑海中的记忆抛甩开……自己早已远离那段日子了，不是吗？自从六年前遇上费云翔，她就不再是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小酒女……噢！是的，是他拯救了她，帮助她脱离撒旦的魔掌，令她得以新生……

怎会遇上费云翔的呢？那天，他是和生意上有往来的客户一同到酒廊来的……对！就是这样，没错！她还记得当所有男人被酒精麻醉、为女人迷惑时，他却正襟危坐不碰酒更不碰女人，像是惟恐酒廊糜烂的“空气”污损他高雅的“正气”。

戴晴很庆幸坐在这样“不苟言笑”的男人身旁，最起码她确知今晚已逃过男人对她“上下其手”的麻烦。

然而，他却在此时，对她问了句很好笑的话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在这儿上班呢？”他十分突兀的冒出这句话。她原本认定他为了自己的“清高”，除了生意上的应对外，他宁愿做个旁观的“哑巴”，这样正经八百的大男人，怎么会对她——一名小酒女，轻易的张开他的“尊口”呢？于是，戴晴不认为他是对自己说话，所以疑虑的问他：“先生，你是在和我说话吗？”只见费云翔欠了欠身，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。”在这纸醉金迷的当口，她却信他的音量只让她听见：“Sandy。”她回答。

“San.....Sandy.....”他极不自然的叫唤，然后微倾身再次问她：“你为什么在这种地方上班？”戴晴有些讶异，望向他，只见他蹙眉不解的模样.....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一副她无可救药的模样，这又算是哪门子的话题？就像是电影上的对白，他想干么？扮演善心人士，同情她、关怀她.....噢！不必了，这些对她毫无帮助，她早看惯男人的手法，如果他也想和其它沉迷于色的男人一样，他大可直来直往，不需要搞这种“同情”把戏。

她拿起酒杯假装没听见费云翔的话，很干脆的举杯一仰而尽，然后很大声的说：“先生，我先敬你一杯。”她的举动引起其它人的鼓噪。

“云翔，干一杯、干一杯.....”“是呀！人家这么大方干脆，可别让这些妞小看我们做男人的.....”“干、干、干.....”鼓噪声此起彼落，男男女女像是吃了兴奋剂疯狂起来，有人拿酒递杯、有人和女郎更加火热，男的满口酒臭调情叫笑、女的故作矜持欲拒还迎，看似浪漫的灯光在烟雾弥漫下显得低俗，为增加气氛而播放的热情音乐也变得烦躁.....戴晴开始有些后悔，恼自己不该引爆这种场面使他难堪。

但他呢！哈！居然还是正襟危坐，一副“与我无关”的超然模样。

突然，又有人开口说话，她嗲声嗲气的说：“糟糕！Sandy，你真是不懂事，怎么把人家费董给弄生气了呢？你就算酒量好也得掂掂自己几斤几两重，怎么这么不知分寸.....”不瞧人光听声音，戴晴就知道说话的是娜娜，自己向来与她不和，自从娜娜的几名恩客指名要她坐抬后，娜娜就视她为惟一敌人，处处找她的麻烦，而这次自然逮着机会加以利用。

娜娜依着一旁的郑董，撒娇说：“郑董，您瞧这该怎么办呢？我的姊妹真是不懂事，您请费董消消火别生气嘛！”“这个嘛.....”郑董两眼醉醺醺，不斯乘机吃豆腐，一手罩住娜娜的大胸脯，一手已经摸进大腿里，“你说呢？你说.....呵！呵！该怎么罚你这姊妹.....嘻.....”“照我说，不如今晚就让Sandy伺候费董.....”好个娜娜，满脑子想的永远都是龌龊下流的无耻思想。在酒廊里，谁不知道“Sandy”只卖笑陪酒绝不卖身的？另外几名姊妹也看不惯娜娜的搬弄是非，开始为戴晴说话，但是，郑董却迷醉在娜娜的挑逗下，无法拒绝她的提议。

“好呀！你去.....去把妈妈桑叫来，今天你们所有人的钟点，我.....我全买了，今晚我.....我也要你好好伺候我.....快，快去。”郑董说完还不忘朝娜娜的屁股使劲捏去。

“唉唷——”娜娜矫情的扭捏作态，“讨厌，今晚再找你算帐，哼！”她蹬着脚上三寸高的高跟鞋，屁股一扭一扭的走开，离去前还抛给戴晴一个胜利的眼神。

其它人大叹郑董今晚的艳福不浅，更多不堪入耳的黄色笑话涉纷纷出笼。

戴晴相信妈妈桑绝对会站在自己这一边，但是，她也不能令妈妈桑难

做人，“祸”是她自己惹出来的，她得自己解决。

戴晴果斯的拿起整瓶未开的X O，潇洒的说：“各位，Sandy 不懂事，惹得大家不开心，甘愿受罚……”她飞快的打开酒瓶盖，对一旁的费云翔说：“费董，Sandy 今天有眼不诚泰山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请别计较，我喝下这瓶酒向您赔罪。”戴晴洒脱的将瓶口摆进嘴里，咕噜大口大口的喝下灼热的烈酒，眉头不皱一下，十足的大将之风。

所有人都没想到她会有此举动，先是吃惊一愣，继而鼓掌大声叫好，几名要好的姊妹虽心疼却也无可奈何。当娜娜和妈妈桑出现在包厢时，戴晴已经喝了近三分之二的纯烈酒。

妈妈桑轻呼一声，上前抢下酒瓶，作态打戴晴，不住的对在座的衣食父母打躬作揖，连声道歉。

“各位老板，Sandy 嘴不甜不知分寸，得罪了各位老板，有失我们酒廊的面子，等会儿，我一定好好教训她。”她将戴晴往门外送，故意斥责道：“还不快下去，别在这儿惹各位老板生气……”戴晴投给妈妈桑感激的一眼，也想趁酒精尚未发作前离开这场混乱，怎知却让守在门口的娜娜给推了回来，一不注意跌在地毯上。

“唉唷！这怎么成呢？”娜娜又一扭一扭的走向郑董，撒娇的说：“妈妈桑，你怎么这么做呢？人家郑董可是好心，出了大笔钱买我们这些姊妹的钟点！Sandy 的事你好歹问问郑董的意思，看看郑董肯不肯这么轻易绕过她，是不是呀，郑董？”她又是一阵的娇喘。

“娜娜……”眼见已稳住的局面却大势已去，妈妈桑再大的怒火也得忍住，“郑董，您向来海派、不会和Sandy 这般见识的，是不？”“是……”郑董原本也好商量，可却让一旁揭火好事的娜娜给迷了心智，“我是没意见，但是今天Sandy 得罪的是我的好兄弟，如果这么放她走，事情一传出去，我们费董失面子，你们酒廊也失名声，除非，她好好伺候费董……”戴晴经过这一折腾，原本努力保持的清醒开始浑沌。不行，她得保护自己不被男人糟蹋，尤其是眼前这个高傲自大的男人——他居然还是一副事不关己的默然。戴晴的心被触动了，一股可悲的自嘲淹没了她，嘲笑自己居然以为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，他的伪装真是最残忍的武器。

她再也看不下娜娜的得意洋洋、妈妈桑的低声下气，以及……以及那个叫费董的冷酷脸孔，她强忍起身所带来的晕眩滋味，抓起适才未饮尽的X O，仰头饮尽。

瓶子一抛，再拿起另一瓶新的X O，打开瓶盖，朝众人，特别是费云翔说：“刚才那一瓶，是我向费董道歉，请您原谅我的不懂事，而这一瓶……”戴晴蹒跚走向娜娜，带着一抹诡异的微笑，对她说：“这一瓶是回敬你的。”说时迟那时快，戴晴将整瓶X O酒液往娜娜的头上倒下，现场一阵惊呼，尤以娜娜的声音最为尖锐悲惨，其它的声音倒像是喝采戴晴的举动，原本为戴晴不值的姊妹，忍不住暗暗偷笑，就连妈妈桑也不予插手。

娜娜见情势如此，不住的跺脚娇嘤，拉着郑董又哭又喊：“郑董，郑董，我不管啦！”

您不能眼看Sandy 这样欺负我，也不为我说话……”就在这一触即发的低迷时刻，那个始终一声不吭的费云翔，开口说话了。

“妈妈桑，今晚Sandy 我包下了。”他拉起戴晴的手，也不管她是否愿意，极粗鲁的把她推出门去，“出场的全部费用，郑董会和你算。”抛下这样

简单的话，就让戴晴今晚属于他的，妈妈桑当然不肯让他如此为所欲为，何况已处半醉半迷状态的戴晴，哪来的气力抗拒他的强硬，若此刻不救戴晴，再慢就谁也救不了了。

但是，她得承认，她的确被这突来的状态给震住，居然愣了两三秒，才想到要把戴晴给拉回来，偏偏后来的觉醒和挽救，被尽坏好事的娜娜给破坏，眼睁睁看他把戴晴带走而不知所踪。

戴晴相信自己还有一丝清醒，虽然它也快禁不住酒精的召唤，但是，她知道必须先让自己安全无虞后，才能屈服于酒精。

“你放开我，我不要跟你走，放开我……”她近乎狂吼，令她极不舒坦的狂吼，未几就反呕出酒液相胃液混合的呕吐物。

噢！老天！她居然未进食任何食物，就逞能的喝下大量且伤胃的烈酒，她存心让自己沉沦在最深的谷底吗！

费云翔将她拉至阴暗处，一手拍她的下颚，硬要她张开嘴，另一手的食指不嫌脏的伸进她的口里，不停的抠弄她的喉舌处。

“快！吐出来，把所有的酒液全都吐出来，快……”他喊而且不断的令她反胃。

头一次，戴晴感到连胃都快吐出来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，一种她恨不得即刻死掉的痛苦滋味。

也不知是什么时候、过了多久的时间，戴晴倚靠着墙角，稍稍感觉不再那么难受。

她开始想离开，离开这里的寒冷、离开一旁酸臭恶心的呕吐物，还有离开这个讨厌的男人——费云翔，如果自己还有一丝丝的自制力的话。

他似乎看透她所想，突然搂住她的腰，半扶半拖，拉着她离开。

“不要！你放开我，我要回家……”噢！但愿她能有推开他的力气，“放开我，我不要和你上床……”这是她醉倒前，最后记得住的话。

戴晴微微睁开眼。

噢！原来是阳光，难怪会这么刺眼，但愿能有人帮她把窗帘拉上……不！她的房间连窗户都没有，又怎么会有窗帘呢？可是这阳光——天哪！

戴晴从床上反弹起来，她的房间极小，然而这里却极大；她的房间阴暗潮湿，而这里却温暖明亮……她拍拍脸颊，这是梦，一定是梦，她没有失去……她缓缓拉起床单往下看……不——她捂着嘴狂喊，神情呆滞，她居然一丝不挂的躺在陌生的床上，这代表了什么？意味了什么？噢！自己为什么要喝酒？为什么要醉得不省人事？为什么……为什么她记不起在这房间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呢？噢！不！她不要记起，她宁可遗忘一切，一切的一切！戴晴拉起床单里住身子，她必须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一场正开始的恶梦……“你醒啦……”正下床的她一怔，眼前突然冒进来的他，不正是——费云翔，那个该千刀万剐的混蛋、恶棍、败类……他怎能趁她无力抗拒时，侵犯她呢？戴晴眼里冒着炽怒的火焰，毫不犹豫冲过去，赏给他响亮的一巴掌，“你该下地狱去。”他先是一怔，随即冷冷一笑，“你恼什么？怒什么？你不就是做这种工作，而我也付出应给的金钱，你我之间就是场交易，不是吗？”她强忍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瞪着费云翔，他的话更令她羞愧气愤，偏偏他说的一点也没错，这不是强暴而是一场交易，一场金钱上的交易而已，但是，自己不是自愿者，不是，绝对不是，这点她十分清楚。

戴晴挥手想再打他，他却早有防备，一手扼住她的攻势。

“你心里明白，这样做又能挽回什么呢？”费云翔语调冷酷而又犀利，松开她的手脚推出的力量也几近无情。

她踉跄退后几步，在床沿的阻碍下，颓坐在床上，不争气的泪水几度倾泄，而且事实告诉她，不论她是清醒或昏醉的，都一样抵抗不了强壮的他，那么，她还想怎样？继续在这儿，接受他下一波的污辱吗？不！自己得逃离这儿，立即！马上！

戴晴起身就往门口冲去，三、四步后突然停止，自己不能就这样出去，包里着床单任谁见了，都知道她遇上了什么样的事情，噢！不行……她慌乱的扫视四处，焦虑的寻找每个地方。

“衣服呢？我的衣服呢？”房间虽然大，却整齐干净得让人一目了然，她的衣服并没有自己所想的散乱一地，“把衣服还我，我马上离开。”虽然她很不甘愿，却不得不对他说话。

费云翔又是那副深究的神情，总像是想在她神情脸色上，得到她心之所思、所想，她怕这种神情，怕他看穿自己内心的恐惧。

“看什么？不把衣服还我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”戴晴壮大胆子，想以高亢的音量震服他，并且使自己勇敢起来。

“我没有……”“没有什么？”戴晴感到气愤，在他占尽便宜后，就连她的衣服也不放过，还想以此戏弄她从中取乐吗？“我可以让自己就这样离开，但是你别后悔，嫖妓对你们这种有身分、有地位的人来说，是很丢脸的事，我想你也不希望我把事情宣扬出去吧！但是，如果你再逼我，我真的会豁出去。”费云翔又是一脸沉默。

“你究竟想怎样？”她大吼。他就快把她逼疯了。

“我是想告诉你，昨晚我并没有对你……”“别提昨晚……”戴晴无法忍受昨晚的任何事，尤其是从他的口中。

但是，他好象说……“你说什么？”她急忙追问，“你说你昨晚没有……没有……”“对！我没有侵犯你。”费云翔为错乱的她接续她想知道的答案，“虽然你醉得一塌糊涂，可是我并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小人，何况我对你毫无兴趣。”戴晴觉得突然松口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话从他的嘴巴说出来，总容易令人信服。

“可是……可是我的衣服，为什么……为什么……”“我不认为替个小女孩脱掉一身熏臭不堪的衣服，能算是一种侵犯。”“谁说我是小女孩？我已经长大成熟了。”“噢！是吗？”费云翔一脸不以为然，两眼朝她身子一瞄，悻悻然的说：“我可不这么认为。”噢！他真是千刀万剐也不足的登徒子，而自己也居然为了身材的事，和他杠起来，真教她窘极、咬牙切齿极了。

“算了！如果你把衣服还给我，我会识趣的走人。”“如果你肯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可以把衣服拿给你。”“你……”他居然对她讨价还价，这真是戴晴见过最荒谬的一件事，“你别得寸进尺，我先前说的话，可都是真的，你别逼我……”“你今年几岁。”费云翔根本不理睬她那些根本起不了作用的“恐吓”，他以慑人的威严语调和命令式要她回答的眼神，强迫她把多余的话收回嘴里去。

她有些倔强，此刻仍存在，“你管我几岁，那和衣服是两件事，毫不相关。”“我可以等你想清楚，再来问你话。”戴晴原本不了解他的意思，但是看见他向外走去，她就全明白了。

“喂！你别走，走也要把衣服先给我。”费云翔停下来，转身不耐的说：“我说了，只要你回答我的话，我就把衣服拿给你，我不想再说第三次。”“我……我二十多了……”她嗫嚅的说。

“多多少？”他冷哼不信的问道。

他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吗？他以为他是谁？警察吗？想以“未成年”之名逮捕她吗？费云翔不语，眼神上下打量着戴晴，似乎不太满意她的回答。

戴晴认为纵使他看穿了自己的谎言，也没有禁闭她的权力，于是她干脆夸大岁数，谎称：“二十五成，满意了吗？”“为什么要在那种地方上班呢？”又来了，他为什么非得问这些俗不可耐的问题呢？莫非是他专属的癖好？她哼声敷衍说：“为钱啰！”“钱？”费云翔似乎有些惊愕、有些暗叹，更有许多的不屑，“钱对你真这么重要？你甘心为钱做出卖自己的事？”“拜托！你以为你是在什么地方遇上我的？我做什么我很清楚，不需要你来唠叨我是对是错。”“包括昨天晚上的事，你也很清楚自己的行为，你难道希望它再发生……”“对！我是不会每次都那么好运，遇上你这种柳下惠的男人，可是，我可以确定，我绝对不会再遇见你。”戴晴还可以确定的一件事，就是她宁愿就这么走出门，也不要再听他任何“废话”，但不幸的是，费云翔也发现了她的意图，在她仅差一步就出门口的情况下，像小鸡一样把她拎了回来。

没错！他扯的是她身上惟一遮体的床单，她只求床单别被抢走，对他的突然“攻击”只有投降，乖乖的返到他的视线范围。

“你别用的暴力欺负弱小女子。”他居然大笑，笑得令她心惊胆跳，而她可不认为自己的话有任何好笑之处。

“你为了钱，都肯选择那种行业工作，还会怕男人对你施暴？你不是早甘愿臣服在男人的脚底下吗？为了钱，你不是任何牺牲都心甘情愿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她的愤怒也被引爆，“别以为你藏了衣服，企图拉扯掉单，我就会乖乖屈服于你，任凭你的羞辱和讽刺，若你真这么想，那你就大错特错。”她护佐前胸的双手一放，管它面临的会是何种窘态，她全豁出去了，任何事都比待在这房间要好。

戴晴不明了，莫非神情又泄漏了她的想法，他居然能够反应灵敏，不但接住即将落地的床单，还在她措手不及的情况下，用床单将她团团围住，还很揶揄的对她说：“你我都明白，你绝非弱小女子。”他不但用床单限制住她，居然还将她箍紧在怀中，令她动弹不得。

“你究竟想怎样？”“工作很多种，每种都能赚到钱，你何必赚那种皮肉钱？”“我需要钱，很多很多的钱，只有那种工作，可以让我立刻有很多钱。”

“你以为能赚多久？十年还是二十年？当你容貌不再、青春不再，你就不再需要钱了吗？为什么不找个一辈子依靠的好工作？”“别作梦了，难道我存心糟蹋自己吗？以我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女人，能找到什么赚大钱的工作？谁会愿意借我可能一辈子也还不完的巨款，你吗？是你，你愿意吗……”“我愿意！”戴晴哑然失声，错愕的瞪着他。

“你……”她相信这只是个玩笑，“老天！你居然会让我以为你的话是真的，噢……”她有些懊恼自己的天真，“毕竟世界上善心人实在少得可怜，而人人都期望得到帮助。”“我可以借你钱，一大笔的钱，不过，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。”她早该知道，事情的背后总有目的，而费云翔的眼神充满了独占的霸气，他和别的男人都一样，对女人只有一种兴趣，那便是占有她。

“我不会出卖我的身体，如果会，你绝不会是第一个。”他深邃的黑眸霎时着了火，原本箍紧她的手突然拍住她的下颚，另一手抓住她的后脑门，沙哑紧密的说：“你认为你的价值仅于此吗？”如果眼神可以令人窒息，那么戴晴已死了千千万万次，他的愤怒、他的话，突然使她觉醒自己是个人，而他看重她这个人。

戴晴绝不是屈服在他的粗劣，而是很自我意识的摇头。

“很好！”他松开他的粗暴，“虽然你是女人，可不一定得出卖身子赚钱，我借你钱，你替我工作。”“什么？”“我相信我说的话够清楚，如果你的耳朵没问题的话。”“你要借我钱，也愿意给我工作，而不要我。”“我说过我对你没兴趣。”费云翔走了出去，转眼又走了回来，手中多了本支票簿，“你说，你需要多少钱？”“一百万。”他有些讶异，抬起头看她。

“我知道你没必要帮我，而且我根本不相信天底下真有这种好事。”费云翔的眼神戳伤了她，好似她是贪得无厌的女人，“请你……请你别再戏弄我了。”她讨厌那种忽上忽下、被人耍弄的感觉。

“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早点遇上你，你就不用吃那么多的苦了。”他低下头，迅速挥动手中的笔，口中喃喃的说：“不过是区区的一百万……”如果这是梦，请让它永远美好。第一次，戴晴第一次有那种感觉，好似回到小时候，有妈妈疼爸爸爱，虽然那些都早已离她好遥远、好陌生，但如今却又在他的身上感受到，一个从昨夜遇上还认识不到二十四小时的男人。

“喏！拿去收好。”费云翔将支票递给她，走到房间一角隐藏式的门前，打开来说：“你的衣服就在里面，如果没干也将就着穿，我这里没有女人的衣服。”她只能傻傻的看他，感受像是仙杜拉遇上王子的奇遇。

“赶快换衣服，我有工作让你做。”“什么？”“昨晚你吐了我一车子都是，你得负责给我清洗干净。”“呀——”“呀什么？我可是认真的。”说完，费云翔就走了出去。

戴晴还傻乎乎半张着嘴，伫立在原地，低下头看见手中的支票，才确信一切都是真的，她终于遇上拯救自己的男人。

她笑了，开心的笑了，欢喜的笑容漾在唇边。

虽然那一天，她整整洗了三个钟头的车，但她的心确是欢喜的，头一次，她对工作有了认真和期待的心理产生。

费云翔也很有心栽培她，很有计画的训练她。白天让她在公司，从基础开始做起，学打字、填报告、学速读……晚上让她念夜校，戴晴也很争气，没多久就以同等学历考上夜大，四年后以第一名优秀的成绩毕业。

这些年，他们逐渐成为最佳的工作伙伴，却也成为最佳的拌嘴伙伴。

### 3

这六年，戴晴每个月都会选个周末回去探望父亲。虽然说是“探望”，然而实质上戴正丰拒绝见她，也已长达六年的时间。

戴晴明白一切都是她的错，若不是她的“堕落”使父亲颜面尽失，在承受严重打击下二度中风的话，父亲或许早因复健而能行走，而不是如今的